

星火燎原

李天佑 刘亚楼 等著

未刊稿

03^集



解放军出版社

这是一部由六百余位亲历战争的开国将士五十年前撰写的巨著，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史实，生动展示了胡锦涛主席高度概括的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

ISBN 978-7-5065-5474-9



9 787506 554749 >

ISBN 978-7-5065-5474-9

定价：42.00元（精）

星火燎原 未刊稿

第三集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星火燎原·未刊稿, 第3集 / 李天佑等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65-5474-9

I. 星… II. 李… III. 革命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5161 号

书 名: 星火燎原·未刊稿 第三集 (精)

作 者: 李天佑 刘亚楼 等

责任编辑: 项小米

责任校对: 周 玮 周丽萍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二〇一印刷厂

开 本: 176 毫米 × 235 毫米 1/16

字 数: 367 千字

印 张: 22.5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5-5474-9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出版说明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弘扬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我们编辑出版了《星火燎原·未刊稿》丛书。

早在1956年8月，为迎接1957年建军30周年，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部署，在全国发起以“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为题的征文活动。当时的征稿范围，涵盖了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建军、作战、练兵、生产、群众工作、军民关系和参加经济建设等方面史实，包括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片断，著名战役和战斗的经过，革命领袖和英雄模范人物的故事，部队生活纪实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审阅修改了部分文稿。9位元帅和431位开国将军、62位省部级领导以及数万余名官兵，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撰写了征文。总政治部专门成立的编辑部收到征文万余篇，从中精选337篇文章，汇编为《星火燎原》丛书。毛泽东同志题写了书名，朱德同志作序。该丛书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成为反映我党我军光荣传统的红色经典代表作之一。

《星火燎原》丛书编辑部选稿时，由于种种原因，留下了大批未刊用的征文。50年来，历经编辑部变迁，材料多次移动，一部分征文流失或受损，至今尚存1000余篇，主要是当时编辑部反复择选到最后一轮被编余的文稿。这些我军开国将帅和官兵留给后人和历史的绝笔，与《星火燎原》丛书已刊文章同样弥足珍贵：思想性强，每篇都渗透着革命战士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展现出顽强的革命意志、深厚的战友情谊，以及面临任何困境都充满的必胜信心；反映面广，所涉人物上至最高统帅部、下至普通战士，所涉事件大至重大战役战斗、小至感人细节；内容真实，每篇都记载着革命前辈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的亲身经历，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从全军将士欣然撰写和投寄这批征文至今，时间已整整50年，大部分作者已经作古。这些真实反映我军当年战斗生活和战斗精神的珍贵文稿，生动诠释了胡锦涛主席概括的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

优良传统，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星火燎原·未刊稿》丛书，在编辑时保持了《星火燎原》丛书的体例和风格，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三个阶段顺序立卷。作为抢救历史文稿，不再考虑作者、历史上所在单位和反映历史事件文稿的平衡。这套丛书还精选了小部分20世纪80年代《星火燎原》丛刊发表的老干部回忆文章。入选文稿，依据反映历史事件的时间走向编排，不论作者职务高低。为确保文稿质量，我社在较短时间内尽最大努力作了精心编辑，会同军史专家对文稿涉及到的人名、地名、战役、战斗认真作了审核。为方便读者阅读，每篇文章增设了作者简介、作者照片及相关链接、历史图片和编辑部档案缩影，力图使这批历史文稿从内容到形式更有时代感。其中作者简介，扼要介绍作者生卒年份、籍贯、参加革命时间、文中身份、建国后重要任职和授衔情况（有200余位作者情况不详）。作者照片，选自正式出版物上已刊照片（有的比较模糊，实在找不到的只好空缺）。书中历史图片，与所配文章尽量相符相近。对当年编辑部审稿时提出的个别稿件质量不高的问题，我们已通过精心编辑予以解决。

对书中人名、地名、战役、战斗的审核，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作者简介，主要依据我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人名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和文稿中作者自述。相关链接，主要依据《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有关注释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图片主要选自我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图册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长城出版社）等有关图书。

在书稿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总政治部领导机关的精心指导，得到了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和有关军史专家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原《星火燎原》编辑部黄涛等前辈的具体指导，得到了新华社、《解放军报》、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等有关新闻单位的积极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目 录

出版说明	1
把敌人挡在湘江面前	李天佑 / 1
輜重过湘江	刘浩天 / 6
渡乌江	刘亚楼 / 9
智取遵义	曾保堂 / 17
毛主席给我们传达遵义会议	王平水 / 27
夜渡赤水河	陈国辉 / 31
遵义大捷	谢振华 / 35
夜摸遵义城	张云龙 / 40
二次遵义战斗	何 辉 / 44
回忆娄山关战斗	欧致富 / 48
娄山关“钓鱼”	邱玉金 / 56
李古佬	邱会墟 / 60
“连长班”	黄荣贤 / 66
强渡北盘江	蔡爱卿 / 71
巧渡金沙江	刘 昂 / 74
掩护中央纵队强渡金沙江	谢 良 / 79
“总部命令，不准开枪”	王耀南 / 87
强渡大渡河	孙继先 / 92

CONTENTS

忘不了的大渡河	况开田 / 102
巴郎山上	袁学凯 / 105
小侦察兵	鲜 明 / 113
智渡嘉陵江	李世春 / 115
攻克天险剑门关	陈 康 / 119
剑门关上杀敌人	罗光泽 / 127
三渡涪江	宋献璋 / 132
跟随毛主席过雪山	王恩清 / 136
在夹金山南坡露营	钟 华 / 140
我和班长过雪山	谭发贵 / 144
熬盐迎亲人	孟 瑜 / 151
朝霞映照达维镇	韩东山 / 154
朱总司令来到红四方面军	吴先恩 / 161
插到敌人心脏里	任 杰 / 167
忆红二十五军吴焕先政委	张希才 / 170
调虎离山	白高山 / 177
板栗园之战	李建良 / 181
回忆将军岭伏击战	盛 克 / 186
将军岭伏击	刘转连 / 191

目 录

罗炳辉军长筹粮	刘良栋 / 196
艰苦筹粮	江拥辉 / 199
一方面军让粮	熊友刚 / 202
毛主席雨夜让房	张坤柳 / 206
人民都是活“观音”	蒋学道 / 209
周恩来同志长征前后的几件事	吕黎平 / 212
忆彭总的关心和教诲	孙 毅 / 214
彭军团长的骡子	邱荣辉 / 217
跟随董老长征	钟珠瑞 / 220
心中的谜	谢明德 / 231
长征中的罗荣桓同志	陈海涵 / 236
聂政委保住了我的手臂	伍生亭 / 246
在毛儿盖的一次意外发现	肖永正 / 250
万里长征跟贺龙	陈文科 / 253
贺龙同志长征中二三事	陈 策 / 264
廖承志在长征路上	严长寿 / 267
智过格达寨	余洪远 / 270
战友李白	周 维 / 275
战友爱给我生命	陈友生 / 279

CONTENTS

走出茫茫草地	魏洪亮 / 283
在草地的一日	黄思梅 / 289
特殊的连队特殊的班	白志文 / 291
忆红军藏族骑兵师长马骏	李中权 / 302
过草地时的干部团收容队	丁秋生 / 308
陈排长	齐钉根 / 312
长征中的一个伤员	周长胜 / 315
友爱	黄玉昆 / 320
征途万里更衣难	刘守仁 / 323
共同前进	刘海清 / 328
草地纪事	张力雄 / 332
半斤黄油	熊伯涛 / 335
十五岁过草地	杨国喜 / 339
嫩毛驴	王六生 / 344
“不懂事”的红小鬼	余光茂 / 347
后记	351

把敌人挡在湘江面前

李天佑



作者简介：李天佑，出生于1914年，广西临桂人。1929年参加革命。文中身份为红一方面军3军团5师师长。1962年后任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0年逝世。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以后，赶到广西去，参加解放全广西的战役。这天，本来想赶到兴安宿营，但车子来不及，便在临江的一个镇子上住宿，我向老板打听这是什么地方，老板回答说：“界首。”

啊！界首！我的心不禁一震！

这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这偶然的历史巧合，又把我带回了十五年前在这里掩护党中央渡湘江的战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末，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以后，正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湘江兼程前进，敌人早已发现了我军西进的意图，遂利用湘江这条天然障碍，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左右有桂敌、湘敌夹击，后有中央军主力和广东军队的尾追，企图在全州、兴安、灌阳之间一举消灭我们。情势是十分危急的，我们必须迅速地打过江去！

行至交市附近，部队经过半日休息之后，正准备继续前进，译电员送给我一份电报，电报是军团发来的，命令我们师的十四、十五两团（十三团调归军团直接指挥），立即行动，赶赴灌阳的新墟附近，阻击广西军，保证整个野战军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机关纵队过江。电文的语句像钢铁铸成的：“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

任务是艰巨的。就在道旁，我打开了地图，借着手电的亮光，找到了阻击位置，当即向部队下达了命令：行进方向转向西南，以急行军向新墟前进。

下午四点多钟，我们先敌到达了预定的地点，派出了侦察、警戒以后，我和师政治委员钟赤兵同志，参谋长胡震同志及两个团的指挥员、政治委员来到阵地上。这里，离湘江约有七八十里路。一条通往灌阳的公路正在我们面前通过，这是敌人进逼江岸的必经之路。公路两侧则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紧紧地扼住公路的道口。时间已是深秋了，公路两侧稻田里的

庄稼已经收割，但树叶还没有脱落，满山的松树和簇簇的灌木丛，约有一人深，刚好隐蔽部队。但是这个地形也告诉我们：一定要在这片山岭上守住，否则，过去背后的新墟直到江岸，就是一片大平川，无险可守了。根据这个情况我们把十五团布置在左翼，十四团在右翼，师的指挥所就设在离前沿两三里路的地方。还有临时归我师指挥的军委“红星”炮兵营，也配置了适当的地方。

刚刚布置好，侦察员便来报告，敌广西军第七军的两个师，由夏威率领，离这里已经不远了。以现有的两个团来对付敌人的两个师，兵力的悬殊是很明显的。而且，我们的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连续行军，减员很大，也很疲劳。更重要的是，从这里到新墟只有十二三里路，又没有工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估计坚持两三天有把握，四天就有困难了。但是部队的情绪还是高涨的，我们都十分信赖我们的战士，为了党中央和兄弟部队的安全，他们会做出奇迹来的。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参谋长胡震同志，他正对着地图出神，显然也是想着同样的问题。听了我的话，他把拳头往桌子上一砸：“让他们来吧，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让敌人到新墟！”

他的信心也有力地感染了我。我们一道给军团首长起草了一份电报：“保证完成任务！”

一切准备就绪，敌人也赶到了。他们正沿着大路疾进，一看就知道想快些赶到新墟，来控制我们渡河的左翼，但是却被我们这只铁拳迎头挡住了。

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敌人在猛烈的炮火、机枪掩护下，向我们的前沿阵地猛扑。指挥所离前沿不过三里路，在望远镜里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的排炮向我们前沿猛击，一时，卧在临时工事里的战士们全被烟尘遮住了。敌人整营整连毫不隐蔽地向前沿冲击，越走越近，我们的前沿一直沉寂着，但是当敌人前进到离我们只有几十公尺时，突然腾起了一阵烟雾——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战士们就像从土里钻出来似的，追着溃退下去的敌人射击。这时，“红星”炮兵营的炮弹也在敌群中爆炸起来，敌人的冲击垮下去了。从敌人溃退的情况来看，我们给敌人的杀伤力不小。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工事，在敌人的炮火和机枪扫射下，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第一天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过去了，从第二天拂晓起，战斗更加激烈，

敌人加强了兵力、火力，轮番冲击，并以小部队迂回攻击我们。

情况越来越紧张。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是在战士全部伤亡之后才被敌人占领的。

伤亡增多了。一列列的伤员从我的身旁抬到后面去。

十四团报告：团政治委员负了伤。

十五团参谋长何德全同志来电话：团长、政治委员负伤，三个营长两个牺牲，全团伤亡五百余人。

团、营指挥员有这样多的伤亡，部队的伤亡是可以想见的。一个团伤亡五六百人，而当时各团人数并不充实，说明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不小。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的部队还在顽强地坚持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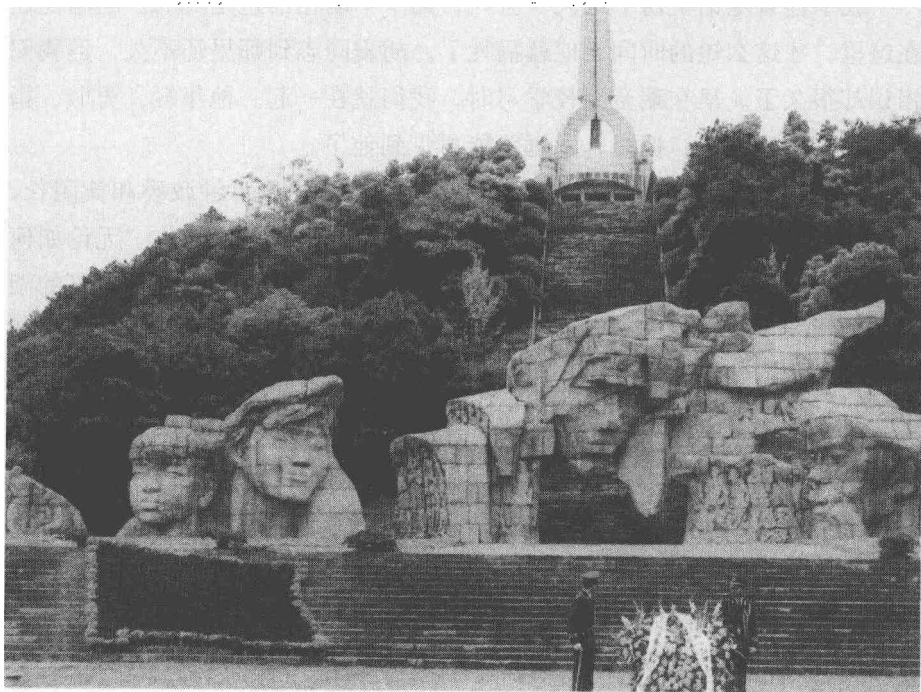
这时，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后面的情况：

“‘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

“‘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

“‘红星’纵队先头部队已开始渡江！”

几乎每一份电报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是繁重



湘江战役纪念碑

相关链接:

湘江战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广西北部湘江地区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战役。此役,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但这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连同前三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非战斗减员),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的,稍有不慎,让敌人进到新墟,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但我也深深地感觉到:在“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我们的后方机关实在是太庞大了。第五次反“围剿”防御失败以后,不好好地精简组织,坛坛罐罐都带上,仓促地转入长征,使我们行动迟缓,有些能够摆脱的形势也摆脱不了,不但不能主动歼敌,而且还得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掩护转移。我不由得暗自希望中央纵队走快一点——他们走快一点,这里的伤亡就减少一点啊!

我和钟政委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走到参谋长身边,告诉了他各团的情况:“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治委员罗元发负伤了。”我说:“你去负责,去组织他们顶住,在黄昏以前,一个阵地也不能失掉!”

参谋长严肃地点点头,没有说什么。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接着抓起电话找十四团的黄冕昌团长。我要他适当收缩一下兵力,把团的指挥所转移到我们师指挥所位置上来。

敌人的机枪、炮火已经打到师指挥所旁边来了。黄团长冒着弹雨来到我们这里。他刚来到,十五团就来了电话报告:师参谋长胡震同志牺牲了,他是在指挥刚才的一次反击时牺牲的。

我手捏着电话机愣了好大一会儿,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刚刚他还在这里,才这么短的时间,他就牺牲了。胡震同志到师里还不久,但我们相识却很久了。早在瑞金红校学习时,我们就在一起。他年轻、勇敢,指挥上也有一套办法。但是,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了。

我硬压住自己痛苦的心情,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钟政委和黄团长,接着,又向黄团长谈了中央纵队渡江的情况,并严肃地交代他:“无论如何不能后退。”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战斗开始时,胡震同志用那响亮的湖南口音说过的话,我重复了他那一句:“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让敌人到新墟!”

可是,当我刚刚到达新的师指挥所时,又接到了报告:黄冕昌同志也牺牲了。

这时已是下午。我们已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现在两个团的团长、政治委员都已牺牲或负了伤,营连指挥员也剩得不多,负伤的战士们还不断地被抬下来。但是,我们是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我们的战士们在“保卫党中央”这个铁的意志下团结得更紧,指挥员伤亡了立刻就有人自动代理,带伤坚持战斗的同志也越来越多……第三天情况

更加险恶了，但是我们以拼死的战斗坚持着，阵地仍然是我们的，敌人仍然被拦在这几平方里的山头面前，不能前进！

下午四点多钟，接到了军团的电报：中央纵队已突过了湘江，正向龙胜前进，我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军团命令我们把防务移交给六师，部队迅速过江。

我把来电仔细地看了两遍，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紧紧握住钟政委的手：“好，中央纵队总算安全地渡过江去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我们一面等待着六师的到来，一面向部队发出了准备撤退的命令。

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仍然不能磨灭我对于这次战斗的深刻印象，无论敌人何等的凶狂、强大，想要消灭革命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能的。我也不能忘记“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错误，致使我们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我更不能忘记那些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革命胜利而牺牲的烈士们：他们以自己的胸膛阻住敌人，保存了革命的力量。烈士们永垂不朽！

辎重过湘江

刘浩天



作者简介：刘浩天，出生于1912年，江西宁都人。1928年参加革命。文中身份为红一方面军红军补充师政治部民运科长。建国后任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海军东海舰队政治委员、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4年逝世。

参军前我任宁都县少共组织部长，一九三三年带领一百五十名青年参加了红军，参军后就是想到主力部队打仗，年轻人心里充满了当英雄的渴望，谁知走进红军队伍就被任命为“民运科长”，这是我地方工作的老本行，主要任务是动员地方力量为红军提供后勤运输。

一九三四年正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认为前四次反“围剿”红军那么弱都打赢了，现在我们有八万多红军，完全可以和敌人打阵地战正规战，结果红军终因兵力悬殊，伤亡惨重，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向西突围，我的任务不是随主力部队突围作战，而是动员组织民工和战士运输队，为中央和红军总部“搬家”。

一上路，我才知道行军是如此的艰难，中央机关的印钞机，文件柜，制弹机，印刷机，还有说不上什么能够看清人的五脏六腑的黑乎乎的大机器（透视仪），不仅人没办法挑，就是四个小伙子也搬不动，用八个人才能抬着走，花了六七个小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渡过了于都河。过了河，山路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陡，沉重的机器压得民工们脖子上、腿肚子青筋暴起，汗流浹背，每走一小时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我想，红军要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按这样子，怎么能突得出重围？听说老蒋布下了无数道封锁线，这样下去，怕一道也闯不出去了。

看着眼前那些笨重的家伙，装在木箱里，简直就是个大棺材。八个民工抬着，遇到山路陡坡和转弯处，一两个小时都挪不了窝。我找到一个卫生部的干部问：“这个大家伙能否拆开来抬？”他干脆地回答：“不行！”“那么不带行不行？”他瞪大眼睛看了我半天，气呼呼地说：“你说什么？”我参军时间短，也不知道这个大家伙是啥来历，用来干什么的，见他这么坚决，我想，这家伙准是个宝贝，既不能拆更不能扔，于是我叫来了几个战士，连我在内，帮助民工轮换着抬。在狭窄的山道。几个人并肩不好走，我就让人从山上砍来毛竹绑在机器两头，一头用五个人抬，抬一会儿换一拨

人，用这种方法后行进的速度比原先快了不少。我们在风雨泥泞中蹒跚而行，山林中的羊肠小道非常难走，夜里又看不清，常常是一夜才翻一个山头。

红军主力部队在前方浴血奋战，连连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同时伤亡惨重，尤其是湘江一战异常惨烈，可中央和军委机关携带的由一千多副挑子组成的辎重队伍却在泥泞的山道上爬行。距湘江五十多公里的路，我们整整走了四天。十二月一日下午，我随同搬家的队伍终于渡过了湘江。看着漫山遍野红军战士的尸体和浮桥一线江面血红的江水与漂浮在江面上的红军遗体，我第一次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和我在一起的十几个民工被眼前的惨状吓呆了，有的人扔下挑子，当时就嚎叫着跑了，几个红军战士拦都拦不住，见此状我大步追过去对挑夫们说：“老表们，我是宁都人，没参加红军前和你们一样也是挑夫，都是穷人。红军现在打了败仗是暂时的，早晚會取得胜利！红军是为我们穷人打天下的，帮红军就是帮穷人自己。”一个和我有点熟的四十多岁的矮个挑夫先站起来，挑起担子，其他人见了，也陆续重新挑起担子。

越过湘江攀越的第一座高山是广西与湖南交界的越城岭。越城岭山势



过湘江（黄镇 作）